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13位ISBN编号：9789881866677

10位ISBN编号：9881866677

出版时间：2009

出版社：明報月刊

作者：蘇童

页数：4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內容概要

蘇童的文字，厚重但不艱澀。他的人物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但又捉摸不透故事發生的年月，他的時間多數像是一個符號，就好像《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他的楓楊樹故鄉有著南方所有的特質，在那裏，他寫下了流浪、逃亡、泯滅還有死亡。文章中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童，都有著極強的生存欲望，也都擁有一層莫測的神秘感，細膩而又迷幻。而作者就是一個冷眼的觀者，時而深入，時而抽離。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作者簡介

蘇童江蘇蘇州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說《妻妾成群》、《紅粉》、《罌粟之家》等；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等。其中《妻妾成群》、《紅粉》被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紅粉》，具有較大的影響。曾獲多個海內外文學獎項，作品曾被譯為英、法、德、意、瑞典、荷蘭、丹麥等文字出版。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精彩短评

- 1、很有意思
- 2、我推崇的，我模仿的：朴素、冷静、克制。
- 3、电影只是它的续集。
- 4、像写诗一样写小说，无他，只是为了纪念
- 5、感觉叙述有点杂乱，读起来有点费力，不过整体还好
- 6、最好的中篇
- 7、文字是確實好，那對於古舊的描述尤為攬住人心，非常神秘而魔幻。書寫的歷史深處，字字句句都通往人心深處。只是沒想到還喜歡寫鬼故事，讓人猝不及防，更讓膽小的我毛骨悚然 T_T
- 8、《妻妾成群》是写作者和人物都非常有力度，很美。《红粉》则是写作者有力度，气氛够了，但人物有些软，本身就不太树得起来。而像《櫻桃》、《仪式的完成》这样的鬼故事，如果换个人来写就低俗了，而苏童来写就有鬼魅的气质。剩下的几篇，鬼魅是鬼魅了，但似乎气大于质，形式感过多，故事感就弱了，而小说，我认为首先还是要讲好故事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尤其看不懂。
- 9、像吸了白面一样很迷幻
- 10、挥之不去的腐亡气息
- 11、已婚男人
- 12、厚实的文字
- 13、3.31下完。
- 14、细细 我在旧书摊上居然买到了这本书 不过没有书皮了~~也算绝版的吧 嘎嘎嘎嘎嘎
- 15、他在用一种写家族的方式写个体 又在用写个体的技巧写家族 最终还是逃亡和规训的矛盾生涯 宿命论太重了 但是真拓麻感人
- 16、对！就是这个封面！
- 17、中国当代文学值得一看。他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史诗化的语言让人惊讶；在《红粉》中对红尘女子飘零散落的描写让人顿生怜意；在《刺青时代》中为少年英雄情结奏出一曲哀歌；在《仪式的完成》中猝然转折，虽伏笔尽显，却仍让人惊悚。这是传统的力量，一个用老方式讲千年情结的作家；这是真正的作家，一个杰出的作家。
- 18、宿命的感觉挥之不去。逃亡，逃亡，可能真的忘记了很多，但却依旧在逃亡。
- 19、封面怎么这样。
- 20、是不是先锋，我还不敢下明确定义。但是，故事里的陈，如同我的姓氏雷，我们都在逃亡。美名为漂泊。
- 21、厚重的历史感，将时代的背景坍塌在家族史中，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是人性的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一起包袱甚至遮羞布都流散了，剩下的是才是人嘛！
- 22、今晚看的東西都好先鋒啊，流淌，瑰麗，
- 23、世界上不再有回家的路
- 24、苏童的文字总给我窒息感。1934，初中时代的读物。现在想想如今读的文字还不如小时候。
- 25、不是这个版本
- 26、多浩瀚就有多苍老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精彩书评

- 1、一九三四或许只是书中所营造环境的代称，那个环境感觉就似一个令人畏惧却又抑制不住好奇的天坑。小说篇幅短小精悍，却发生了不少事件，祖父陈文宝引发男人们疯狂般的发迹梦，似黑洞吸住男人涌向小城镇，妻子的阻挠惹来杀身之祸，一切结束得不清不楚；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变得凶恶暴虐；瞎子的恩将仇报，把陈家推向深渊；祖父陈文宝两个女人间的事。“是否人生而至善至恶两极端，善不难解释，关于恶，许多令人恶心至极的事常出于逃避教化随心所欲人之手，陈文治竟然对狗崽做这样的事，唏嘘不已”苏童又一篇粗暴直接，高度浓缩的短篇小说。什么样的经历才可以想出这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脑袋才能想到这样去写故事，故事中行为有些荒诞却又如此真实的人物是怎么刻画的，通篇随处可见的比喻却这么恰到好处，直击我心的用词，淋漓尽致，酣畅淋漓。
- 2、算了来REPO一下四个小时前看完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吧。因为文档包是达令分享的所以其中很多作者在之前可能听都没听过...孤陋寡闻了吧.....本来是当作睡前小故事的看结果一口气就看完了。先撇开故事内容光是文笔就让我觉得能够读下去。大概是喜欢的类型，又加上故事内容的“真假”性让人捉摸不定，就更有一种想要看完的欲望。开头的一段描述让我以为写的只是和父辈的亲情，再看，从“我”和父亲身上影子般的“哑巴胎”引出上一辈的故事。该说那是爱情纠葛，还是亲情好呢.....祖母蒋氏长相并不美，体形也较一般女人高大精瘦，但她干活利落。但却在婚后的七个深夜里，被指作“灾星”。这里埋下的伏笔，又在之后村里闹瘟疫时，蒋氏便认为病源是在自己身上。而这时祖父就已在城里扎根有了点成就，送回家中的钱也断了。另外对于产下第一胎和最后一胎的情景描述，蒋氏躺在干草垛上、在稻田间分娩，第一胎在祖父的注视下，最后一胎又是在陈家血缘关系十分淡薄的陈文治的“窥视”中完成。陈文治在第一次看到蒋氏怀着身孕在田间干活便痴迷了起她，只要她在干活，便用望远镜从黑土楼上探望。记不清到底是死了几个，总之到最后是只剩了最小的“父亲”。而早夭的大伯，狗崽，十五岁，拾粪少年，为了胶鞋而拾狗粪换铜钱，但真正得到铜钱时，又偷偷存到小黑匣里。所以，当发现黑匣不见时，狗崽暴躁地把弟妹们捆在一起鞭问，怒视着祖母蒋氏，之后以打在有孕肚子上的三拳告一段落。后来才知道是给家鼠给藏了起来。狗崽之后继续到处拾狗粪，而有次他经过陈文治的黑土楼前，被叫住说是有活干，要什么给什么。而其实是为了陈文治家中一件所谓的传家宝白玉瓶献出童贞的JY，狗崽在陈文治手中像野草一样颤抖。其实看到这里我真是...(; ° ; ; ° ;)该说是萌起来了还是被雷呢.....里面最喜欢的人物大概就是狗崽还有小女人环子。祖母蒋氏虽然有坚强的一面，但又太衰微太灰暗了。总觉得看着这边等祖父归来而又始终等不到，便直接认为祖父死了。一人抚养着几个孩子。闹灾的那年最后一胎终于产下，但在瘟疫中几个稍大的都没躲过病灾。因为路边的黄泥土中埋满了死人，那几个孩子便水葬了。而后那个水塘便成了死人塘，死人都葬到了那里。塘边的野菜也就长得异常旺，在灾年里也就成了妇女们激烈抢夺的对象。如何激烈？大概不是几道伤疤能够说清楚的。后来村里来了个穿黑袍的人，指着黑土楼说：灾情是因为一个白玉瓶。然后大家围过去烧土楼，蒋氏点燃了最后一把火。而那小女人环子，是祖父在城里的情人。在他们欢乐时，狗崽也许是被瞎子怂恿而去偷看，狗崽也就沉迷上了环子。因而狗崽最后还嚷嚷着要环子。祖父让怀了孕的环子到乡下去生育，也就是将环子和蒋氏放在了一起。喜欢小孩的环子显得天真而活泼，这里也写到了环子和祖父死去的妹妹相像。三个月的身孕，在接近年底的时候，蒋氏将放了脏东西的酸菜汤给环子喝。环子去城里买肉回来摔了一跤，孩子没了。突然醒悟质问着酸菜汤里放了什么，终于情感爆发了。从边打边咒骂着的蒋氏，看到的是一个悲伤的灵魂在颤抖，已经撒满灰尘，如何也抖不落的灰尘。环子为了补偿自己，抱了“父亲”便往城里逃去。蒋氏追着直到长江，面对长江，她认为这便是她的尽头了。回去之后，蒋氏便去了陈文治那儿，便从“我”的家族史上渐渐淡出了。而在城里的祖父，因为在大冷夜里的路上被人泼了三大凉水，受寒落下重病，在年底就死了。而那泼水的人，据说就是瞎子。最后又跳回父亲和“我”。父亲以六垛干草堆纪念着已逝的亲人，虽然沉默寡言，但能看出其中的深情。而最后关于环子的草垛的置放，父亲将其放在了床底下。这种二三十年代荒芜混乱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并不清楚那时是个什么样子，但如果按照印象，那么就是像这样，荒凉之地新长出枯槁的草叶，一长出，便是那样了。.....觉得这故事真是有一种.....赤裸的感觉，不仅是身体上，还有精神上，也可能是我脑补过剩.....(。
- 3、1934年的逃亡 几代人的路途迷茫枫杨树老家的镜像：田和水稻是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村民家里只有人口和老鼠。田多是地主家的，地主家族霸占着方圆几百里的漂亮女人，陈家被吸吮了其阴郁而霉烂的精血后也失却了往日的芳颜，已成为村民心中瘟疫的根源。乡民只能用女人换土地，用精液换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胶鞋。陈宝年是第一代逃亡者，1919年娶了女长工蒋氏，七天后去城里谋生。在城里变坏，吃喝嫖赌，等待发迹。1934年发迹后搞大了城里女人的肚子，但斗不过妓院弃婴，最终被弄死，竹器店主是小瞎子。第二代逃亡者是狗崽和竹匠们，发财的诱惑让他们抛弃了枫杨树老家，在黄泥大道上砍死老婆涌进城。在城市三教九流的唆使下，狗崽们死在了“竹刀和女人”的欲望下。第三代逃亡者就是我和我的父辈，家乡只是传说，但在城里也是个“外乡人”，找不到归属，已是无处可逃。枫杨树老家在一代代的逃亡后，成为了女人的村庄。半愚蠢半单纯的女人，辛勤耕作，无尽生育，在孩子被疾病夺走时束手无策。没有抱怨，没有悲伤。为逃亡的男人计算着怎样才能买到几亩地，担忧着城里的男人没人洗衣煮饭。告诫着孩子“你还没娶老婆生孩子，怎么能城里去，城里那鬼地方好人去了黑心窝？”。但城里的诱惑势不可挡，一批批男人开始出逃。她们对于出逃无计可施，也不愿追随去城里，同时也堵死了去城里的回乡路，让他们死在了腹中。但这却导致了一代人的被动出逃，父辈在逃亡后丢命，母亲从族谱上消失，后辈们永远找不到回家路，精神空虚。逃亡者家族生命初期的特有表情：透明度很高的欢乐和雨积云一样的忧患。第一代逃亡在无尽的等待中迎来发迹，长久的离乡背井，已冷淡了故乡情结，在抛弃妻子的踌躇满志中被城里人玩死。第二代人借着父辈的打拼基础，没上路就成为权力和阴谋的牺牲品。第三代人在听着祖上的传说和虚无缥缈的故乡记忆中，徘徊前进。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你们如果打开窗户，会看到我的影子投在这座城市里，飘飘荡荡。我们是什么影子呢？1934年的逃亡，几代人的路途迷茫。天知道沉默寡言会继续笼罩我们到什么时候。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章节试读

1、《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笔记-全章

蒋氏坐在床上回忆陈宝年这个好竹匠。他的手被竹刀磨成竹刀，触摸时她忍着那种割裂的疼痛，她心里想她就是一捆竹箴被陈宝年搬来砍砍弄弄的。枫杨树的狗女人们，你们知不知道陈宝年还是个小仙人会给女人算命？他说枫杨树女人十年后要死光杀绝，他从蒋家圩娶来的女人将是颗灾星照耀枫杨树的历史。

蒋氏总是疼醒，陈宝年的手压在脸上像个沉重的符咒沁入她身心深处。她拼命想把他翻下去，但陈宝年端坐不动，有如巫师渐入魔境。她看见这男人的瞳仁很深，深处一片乱云翻卷成海。男人低沉地对她说：“你是灾星。”那七个深夜陈宝年重复着他的预言。

祖母蒋氏闻讯从地里赶回来，看到了狗崽拷打弟妹的残酷壮举。狗崽暴戾野性的眼神使蒋氏浑身颤抖。那就是陈宝年塞在她怀里的一个咒符吗？蒋氏顿时联想到人的种气掺满了恶行，有如日月运转衔接自然。她斜倚在门上环视她的儿女，又一次怀疑自己是树，身怀空巢，在八面风雨中飘摇。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十月，我父亲和土地下的竹笋一样负重成长，跃跃欲试跳出母腹。时值四季的轮回和飞跃，枫杨树四百亩早稻田由绿转黄。到秋天枫杨树乡村的背景一片金黄，旋卷着一九三四年的植物熏风，气味复杂，耐人咀嚼。

那是熏风丽日的十月。陈文治第一次目睹了女人的分娩。蒋氏干瘦发黑的胴体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菊花尽情燃烧。

那些女人进入陈家黑幽幽的五层深院仿佛美丽的野蛇子悲伤而绝情地叮在陈文治们的身上。她们吸吮了其阴郁而霉烂的精血后也失却了往日的芳颜。

那天早晨黄泥大路上的血是如何涸成一朵莲花形状的呢？陈玉金女人崩裂的血气弥漫在初秋的雾霭中，微微发甜。

我听说陈记竹器店荟萃了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无赖中的佼佼者，具有同任何天灾人祸抗争的实力。那黑色竹匠聚集到陈宝年麾下，个个思维敏捷身手矫健一如入海蛟龙。陈宝年爱他们爱得要命，他依稀觉得自己拾起一堆肮脏的杂木劈柴，点点火，那火焰就蹿起来使他无畏寒冷和寂寞。

他的铺子做了许多又热烈又邪门的生意，他的竹器经十八名徒子之手，全都沾上了辉煌的邪气，在竹器市场上锐不可挡。

一条夜奔之路洒满秋天醇厚的月光。
一条夜奔之路向一九三四年的纵深处化入。

狗崽光着脚耸起肩膀在枫杨树的黄泥大道上匆匆奔走，四处萤火流曳，枯草与树叶在夜风里低空飞行，黑黝黝无限伸展的稻田回旋着神秘潜流，浮起狗崽轻盈的身子像浮起一条逃亡的小鱼，月光和水一齐漂流。狗崽回首遥望他的枫杨树村子正白惨惨地浸泡在九月之夜里。没有狗叫，狗也许听惯了狗崽的脚步。村庄阒寂一片，凝固忧郁，惟有许多茅草在各家房顶上迎风飘拂，像娘的头发一样飘拂着。

夜露清凉甜润，滴进焦渴饥饿的婴儿口中。我父亲贪婪地吸吮不停。他的岌岌可危的生命也被那几千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滴夜露洗涤一新，重新爆出青枝绿叶。

后代们沿着父亲的生命线可以看见一九三四年乌黑的年晕。我的众多枫杨树乡亲未能逃脱瘟疫一如稗草伏地。暴死的幽灵潜入枫杨树的土地深处呦呦狂鸣。天地间阴惨惨黑沉沉，生灵鬼魅浑然一体，仿佛巨大的浮萍群在死水里挣扎漂流，随风而去。

她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浩荡的送葬人流的，大水塘墨绿地沉默，塘边野草萋萋没有人迹。她听见远远传来的丧号声若有若无地在各个方向萦绕，乡村沉浸在这种声音里显得无边无际。晨风吹乱我祖母蒋氏的思绪，她的眼睛里渐渐浮满虚无的暗火。她抓往牛缰慢慢地拽拉朝水塘走去。赤脚踩在水塘的淤泥里，有一种冰凉的刺激使蒋氏嗷嗷叫了一声。她开始把她的死孩子一个一个地往水里抱，五个孩子沉入水底后水面上出现了连绵不绝的彩色水泡。

埋进塘中的有十八个流浪在枫杨树一带的手工匠人。那是死不瞑目的亡灵，他们裸身合仆于水面上下，一片青色斑斓触目惊心，使酸甜的死亡之气冲天而起。据说死人塘边的马齿苋因而长得异常茂盛，成为枫杨树乡亲挖野菜的好地方。

阁楼的窗子在黑夜中会发出微弱的红光，红光来自他们的眼睛。你仰望阁楼时心有动，你看见在人的头顶上还有人，他们在不复存在的阁楼上窥伺我们，他们悬在一九三四年的虚空中。

这座阁楼，透过小窗狗崽对陈宝年的作坊一目了然。他的脸终日肿胀溃烂着，在阁楼的幽暗里像一朵不安的红罌粟。

女人也许都这样，失去什么补偿什么。

一九三四年冬天的江水浩浩荡荡恍若洪荒时期的开世之流。江水经千年沉淀的浊黄色像钢铁般的势大力沉，撞击着一位乡村妇女的心扉。蒋氏拎着她穿破的第八双草鞋沿江岸踟躅，乱发随风飘舞，情感旋入江水仿佛枯叶飘零。她向茫茫大江抛入她的第八双草鞋就回头了。祖母蒋氏心中的世界边缘就是这条大江。

她无法逾越这条大江。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